妈妈的油灯

■ 浪浪

小时候,我在前半夜总是睡得很沉,到了后半夜有时会突然醒来。睁开眼,昏暗的油灯映着母亲那张汗涔涔的脸,不是补衣服,就是纳鞋底,或者逢年过节磨豆腐。细麻绳穿过鞋底,发出“咝咝”的韵律。有时候,母亲左手握着磨把均匀地转磨,右手用一根小匙有节奏地从旁边的瓦盆里向磨眼里送水加豆子,一阵磨豆子的响声,两扇磨盘的中缝里流出白乎乎的豆浆,通过磨架流到下面的大盆里。

这种声音经常惊醒熟睡中的我,看到母亲累得满头大汗,我有时迷迷糊糊装睡,有时就爬起来说“妈,我来帮你磨一会吧!”于是,母亲稍稍歇一会儿,擦把汗。

母亲习惯左手,我上手还得调整一下位置,磨了没一会儿,虽然速度挺快,可流出来的豆浆粗的粗、细的细,磨缝里的水还向外飞溅一圈,母亲笑着说:“这磨豆腐也是个技术活,要均匀使力,喂豆子和水时也要均匀搭配,做出来的豆腐才好,这得用心。还是妈来磨,灯壶里的油快完了,你添点油吧。”听了这话,我才明白为什么母亲眼睛不好,还能把豆腐做得那么好,这是用心的结果。

我看向灯座上小孩拳头般大小的铁皮油灯,细长的嘴管,亮着暗红的小火苗,两指捏住壳柄,揭开壳嘴,到柜台取上油瓶拔出瓶塞,小心翼翼地倒入多半壳煤油,拨一下灯芯,油灯瞬间亮了。

有一天半夜醒来,看到母亲吃力地穿针,头上的皱纹又细又长,虽然油灯的火头很大也很亮,但她双眼还得眯成一条缝,把线头在嘴上抿了又抿,在灯头上燎一下,再把线头往针眼上穿,这样来回好几次,还是穿不上。看到我醒来了,她说:“六子,你替妈穿一下针,妈这老眼花,越来越误事了。”我左手接过缝针,右手捏住线头,只一下就穿过了针眼。

“你再多睡会儿吧,时间还早呢。妈再缝补下这些旧衣裳,要过冬了。”母亲说。

母亲随手用缝针拨了一下红骨朵儿,火苗又嗖地跳亮起来,火头的黑烟直蹿到灯头上方的黑帽。黑帽是被油烟熏黑的,是用一根铁丝编成的笊篱形状,固定在灯杆上,用硬纸糊一个小帽盖在上面,减少油烟吸入和熏顶熏墙,过新年是必须要换新的,那帽壳里厚厚的积碳还可以染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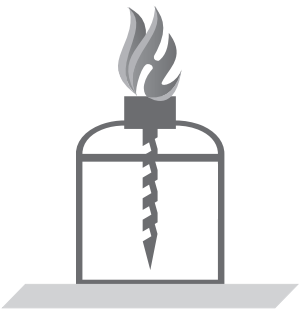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刚加了油,灯头咋就这么暗?”我说。

“它懂我的心,有时要抚弄一下。这盏灯跟了妈快三十年了,刚嫁过来分家时就跟了我,它能跟我拉上话儿。”母亲说。

我将信将疑,细细打量起这盏灯,厚实的四方形灯墩,黑黝黝的灯杆一尺余长,葫芦形灯座上那鸽子状喜鹊形的灯头,油光可鉴,翘着长长的嘴管,吐着高高的火苗,又像一只正在打鸣得发亮的油公鸡,跃动一下火苗,高傲地为我展示似的。

前年听说老家的土窑快要塌了,我知道那盏油灯还在窑洞里。国庆期间,利用回乡为父母扫墓的机会,我走进长得有半人多高杂草丛生的院子,在窑洞前,果然看到半个窑洞已经塌陷,前窑通往耳阁的过道里从顶塌下来的一块巨大的土石撑着两壁,我知道那盏油灯就在灶台的墙阁里,我奋不顾身冲进去爬过阻石,伸手在墙阁里取出,依然厚重的四方形灯座连着灯树,铁质的灯壶灯盏早已不见。

拂去厚厚的尘土,我仿佛又看到当年那盏昼夜与母亲言语相知、苦乐同伴的油灯。



金丝碧水绘就山水明珠

■ 吴跃

当清晨的薄雾还蜷缩在丹江源头的青苔上,我们走进了商南。

商南人说,这里的石头会说话。起初我不信,直到晨雾漫上嶙峋石壁,白龙峡的薄雾在仙人石的旁边织茧,裹着两千年的寂静与轰鸣,这儿果真藏着细碎声响,是马创泉的叮咚,还是两千年前秦岭留下的叹息?

峡谷像被巨斧劈开的竹筒,裂痕里涌动着绿。绝壁上,铁杉枝丫在风里写着狂草,海桐花把香气泼墨般的甩向空中。日头正盛,闲庭漫步着,才转过白龙峡最后一个弯,水声便从岩缝里钻了出来,先是三两滴,继而连成片,最后竟如千军万马般在耳畔擂起鼓来。这鼓点催着人往前赶,偏那石径愈走愈窄,到后来竟要侧身贴着岩壁挪步。前一刻还听着锁龙瀑的咆哮震耳欲聋,拐过“一线天”,忽见三十丈白练自青天垂落,在赭色岩壁上摔得粉碎,恍惚间竟分不清是水珠还是星屑在睫毛上跳踢踏舞。彩虹从三十米高的水幕里破茧而出,浓烈得近乎霸道,特别是中间那道橙红,简直像是把秋天的枫叶都榨成了汁儿,再拌着夕照酿出来的。往下看,谷底散落着十四个碧潭,各有各的精彩。有的深绿如翡翠,潭底沉着整片森林的倒影;有的清可见底,游鱼在卵石上投下的影子,比鱼身还要清晰。岩缝里生着些叫不出名字的蕨类,叶片边缘缀满水珠,像是龙须上未干的晨露。

暮色漫上来了,丹江源头的溶洞吐出几粒萤火。钟乳石在幽蓝微光里舒展身姿,像被定格的深海鱼群。下山时,月亮已经蹲在猴山顶上,背包侧袋的金丝峡地图不知何时被水汽洇湿,墨迹晕染处,恰似一尾游进汉江的锦鲤。峡谷把白昼的光影细细卷起,藏进岩层年轮里,马创泉的涟漪叠成线装书,彩虹碎片被收进石英的函套,我的裤脚还沾着青龙峡的海桐香——这是秦岭递给长江的情书里,一枚被风揉皱的落款。

树顶的流年

■ 杉林

幼年时,我经常看到同龄的孩子们,要么爬上桐树掏鸟蛋、要么爬上核桃树偷核桃,自己却只能望着这些又高又直的树兴叹。在别人都尽显出孩童应有的灵巧时,我只能攀着众多的树杈,爬上一棵老柿树,春天里抚摸它那柔嫩的小花,秋天采摘它软了的果实。平日里,我就坐在这棵老柿树上,看着树下公路上的人来车往。有时候我也借着土墙的缝隙,爬上院子里的桐树,把树上的枯枝勾下来,给母亲做柴火。

高三那年,学习的压力竟促使我沉睡已久的爬树本领苏醒了。有一回晚自习课间,我跟在同学后边朝操场走。教学楼与操场中间有一片树林,我们走到树林中,同学一回头却不见了我。他们马上呼喊我的名字,不料这时我却在身后的树顶发出了笑声,吓了他们一跳。原来那天我看见那棵又高又直的树,心里竟有了一种“不爬可惜”的感觉。于是便手脚并用,朝树顶攀去。自那以后,我看见那种又高又直又细的树,仿佛禁不住心里痒痒,都要去爬一爬。好像只有那样,才能让我放松,得到片刻开心似的。

在同学们打乒乓球时,我就坐在球案旁边的栾树上观战、休息。上大学时,与同学漫步在滈河畔,我也能噌噌地爬上一棵碗口粗的杨树。那两年,经常与同学在学校的林子里漫步。一日,我与同学走到林中,看着树木葱茏,一片碧绿,我们心情都很好,打算坐在树下的石凳上闲话。我看见石凳前面长着一棵高而直的栾树,茂盛的枝叶把树冠营造成一个绿色又温馨的家。我就忍不住伸出双手,钳住树身,双腿缩着努力夹住树身,同时,脚与腿也做成一个钳子,钳住树身,一步一步向上爬去。

然后,我们俩一个坐在树上,一个坐在小路另一边的石凳上聊着天。忽然,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朝小路上走过来。走到我们跟前,对同学说:“我听见两个人说话,咋只有你一个人。”同学只对她笑了笑。阿姨不解地嘀咕着离开了,自始至终没有发现躲在树上的我。阿姨走远后,我们才狂笑不止。

这几年,我爬树的机会少了,只有每年“卸核桃”时,我才能趁机上一回树。去年中秋节,我上树打了一次核桃,但并没有打干净。等到国庆节回家,我看见树上似乎还有十几颗核桃,藏在已经稀疏了的树叶间,就打算把它们都打下来。这时候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劝我:“树上已经没有了,看你上去能打几颗下来。”有的又说:“你穿拖鞋太滑了,还不如赤脚上去。”于是,我便脱了鞋,赤脚爬上了门前的核桃树。它的表皮光滑,赤脚也不感觉难受,只是在十月的天气里,有了些许冰冷。随着一阵噼哩啪啦的声响,我打下了三四十颗核桃,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这些核桃,自然成了我们闲话时的消遣品。

树顶如山。幼年时,我在上面看到大人的奔忙;求学时,我在上面看到了少年的活力;如今,我看到了丰收的喜悦和自己不愿丢失的童心。

又见咸阳湖

■ 杨瑞琪

又是一年春暖花开,适合郊游的季节,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时候最爱去的咸阳湖,那里承载着我大学时最明媚的记忆。

那时,我与舍友们就像飞舞的小鸟,一到没课的周五,就迫不及待地奔赴咸阳湖的怀抱。我们租来自行车,沿着湖边惬意骑行,有时候我们会比赛谁骑得更快,输了的人要给大家买烤肠吃。春天的风,和煦又带着微凉的气息,拂过脸庞,撩动发丝,好不惬意。咸阳湖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,波光粼粼,宛如洒落了无数金色的碎片。岸边的柳树垂下嫩绿的丝绦,在微风中摇曳生姿,细长的柳枝偶尔扫过肩头,痒痒的,惹得大家笑声不断。

湖边不知名的花肆意绽放,多是粉白色的,像是给大地戴上花朵般的发卡。我们在花丛间穿梭,青春的笑声洒满一路。累了,就停在湖边,坐在湖边的椅子上,望着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,夕阳无限好,青春也未“近黄昏”。那些日子简单又美好,咸阳湖见证了我们的青春与梦想,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时光飞逝,一晃七八年过去了,我也已经成家立业,很久没有去过咸阳湖了。近来天气不错,跟老公一拍即合,趁着周末有空,带着半岁的孩子故地重游。站在咸阳湖的岸边,眼前的景象似乎和当年别无二致,只是身旁陪伴的人换了。春日依旧,湖水依旧波光潋滟,柳树依旧绿丝如瀑,野花依旧绚烂绽放。可仔细一看,又能发现许多变化。湖边增加了一些打卡拍照的地方,方便游客定格美丽的瞬间;曾经那些简陋的休息长椅,如今也被换成了更美观舒适的款式。不变的是景色,变的是心境。

我租了一辆自行车,沿着湖边缓缓骑行。微风依旧温柔,只是后座少了当年并肩的舍友,多了婴儿车里咿呀学语的孩子。孩子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,小手不时挥舞,嘴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,好像也想知道当年妈妈在这里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。路过当年我们经常休息的地方,我停下车,坐在长椅上,轻轻晃着婴儿车。孩子睁着明亮的眼睛,看着岸边随风摇曳的柳树,伸出小手想要去抓,嘴里嘟囔着,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,但那纯真的模样让我心中满是温柔。

看着眼前的孩子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当年那个青涩懵懂的自己,在时光的流转中,已经步入人生的新阶段,有了家庭,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,再也不似当年那般肆意潇洒,却是一番新的人生体验。回想起和舍友们毕业后,大家各奔东西,为了生活和梦想拼搏。如今,虽然联系不算频繁,但每次相聚,大学时的情谊依旧如初。就像这咸阳湖的春日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太阳渐渐西斜,给咸阳湖披上了一层金色的余晖,春风徐徐,湖面泛起涟漪。我推着婴儿车,缓缓往回走,看着眼前的美景,心中满是感慨。岁岁年年花相似,年年岁岁人不同。时光带走了青春年少,也带来了新的生命与希望,愿以后的日子,如同这春日的咸阳湖,洒满阳光与美好,越来越春光胜景,越来越蓬勃充满希望。